



己丑十一月十五日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三 成十一年 盡十八年

成公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

郤欒來聘己丑及郤欒盟 夏季孫行父 音甫

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弔喪 至今年五月乃得歸

郤欒來聘且涖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去聲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匹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匹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去聲儷而匹之，又

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聲伯之母，叔勝之妻。禮聘則為妻，不聘無媒禮也。兄弟之妻，相謂為姒。叔勝，宣公同母弟。穆姜呼其妻為姒。管于奚，管仲之後外弟。于奚之子也。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儷，偶也。不能死，匹者言不與郤氏婦必致禍。沈，沈之于河也。伉，敵也。字，愛也。遂誓，施氏誓不復為之婦。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

報，郤犢之聘。

周公楚惡。去聲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

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音絹

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惠襄惠王之族伯與周卿士陽樊本周邑後以賜晉在今濟源縣鄆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去聲

鞏以前之好

晉郤至與周爭鄆

音候

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

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

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

狄而奔衛襄王勞

去聲

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

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

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鄆溫別邑在今武陟縣溫吾故者郤至食采于溫故又稱溫季也撫封各撫其封內之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蘇氏奔衛在僖十年狐氏陽氏狐溱陽處父也先食采于溫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

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

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糴莜復命在前年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平聲狐晉侯先至焉秦伯

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苦果切穎盟晉侯于

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

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

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王城秦地在今朝邑縣史穎秦大夫齊一心也質成也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

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

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去聲來告書曰

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周公奔在前年書于今年者從來告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音疲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去聲惡去聲同之同恤蓄危備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

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同陸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公子罷許偃皆楚大夫贊幣也壅塞也不庭謂不朝王庭隊失也聽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晉既與楚盟故合諸侯以申好瑣澤即鄭之瑣在今新鄭北

狄人閔去聲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

交剛在今平陽府

晉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去聲為地室而縣同懸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

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去聲施音異及下臣

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去聲焉音薦用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

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閔

音閑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其同恭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戶旦城其民
 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
 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
 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
 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去聲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

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
 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縣鐘鼓也金奏擊鐘而奏樂須待也覲賜也兩君相見何以代此者言此乃兩君相見之樂非下臣所敢當一矢相加言兩君戰乃相見實無用樂諸侯闕于天子之事則相朝者言王事闕缺則相朝以脩私好享有體薦者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是謂訓共儉宴則節折其肉以登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且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不夕者言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夕夕不夕者言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禮脩好鄰封所以蔽扞其民赳赳武貌干扞也言世治則公侯於武夫第取其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爭尋常之地則必相侵伐畧取也將扞難者

以為腹心股肱爪牙則欲收搏噬之用。郤至意言與詩義腹心不相合。所以亂也。無禮必食言。謂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侵伐。後果有鄢陵之師。楚公子罷如晉。報郤至也。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極綺切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

以伐秦告廟蓋當時幾不知朝王之當重而以伐秦為重矣夫書如不書朝著其慢也所以正事君之義以如為本事伐為繼事嚴其防也所以存尊君之禮以伐秦致誅其意也

所以明忠君之誠一事而三致意焉維大倫以詔後世其旨遠矣 冬葬曹

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極綺切來乞師將事

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亾乎禮身之幹也敬

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

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亾何

為

將事致君命也幹以樹木為喻言有根本而枝葉自茂基以牆屋為喻言有下土而堂構乃成錡為郤克子故言嗣卿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去聲王以行
 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去聲王以為介而重賄
 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
 侯伐秦成子受賑音蜃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一作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
 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

音煩戎有受賑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弃其命
 矣其不反乎

欲賜欲王賜也以行人之禮禮之不加厚
 介相禮者孟孫以禮相君故王加以厚賄
 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未及秦
 也脈祭社之內古者將出兵必宜于社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中謂中和養之以福
 者養威儀可以致福膾祭肉情謂失中和
 之氣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去聲絕秦曰昔逮我
 獻公及穆公相好去聲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
 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
 擐音患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脣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
 鄭人怒君之疆場音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
 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

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音逸我殺
 地奸音干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
 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
 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
 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音牟賊以來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音詮

入我河曲伐我涑音速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去聲盟利吾有狄難

去聲入我河縣焚我箕郛音告芟夷我農功虔劉

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

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曰吾與女同汝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

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一讀寡人是以有

命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

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

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

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

是用告我楚人惡去聲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

告我曰秦背命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疇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同導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

廿二

獻子曰晉帥

去聲乘

去聲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

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音遂秦

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

平聲女

音汝父

音甫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

平聲

而還迓晉侯

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呂相魏錡子穆公夫人晉獻公女故曰申之以昏姻文公惠公出奔不言狄梁而言齊秦者以所恃之大國而言秦納惠公在僖十年韓之師在僖十五年集成也秦于僖之二十四年納文公草行曰跋圍鄭在僖三十年晉討鄭無禮且以其貳于楚故及秦圍之今云怒君之疆場者誣秦也詢謀也致命于秦將致死命而討秦大造于

西言晉有大功于西秦以襄公為弱而伐
 鄭滅滑云伐保城者誣之也滑都于費在
 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滑晉同姓故曰
 散離我兄弟舊勳謂納文公之勳殺師在
 僖三十三三年即楚謀我謂秦使鬬克歸楚
 求成在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逞快
 也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男子謂姊妹之
 子為出秦康為晉伯姬所生故云我之自
 出也晉本迎立公子雍而秦送之今云螿
 賊者亦誣之也食苗根蟲曰螿食苗節蟲
 曰賊令狐役在文七年懷改也涑川晉地
 今蒲州東北二十六里有涑水城河曲戰
 在文十二年康公自絕于我故東道不復
 通撫我望秦撫恤不惠稱盟者秦不順顧
 俯稱晉望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夷傷也度
 劉皆殺也輔氏之聚在宣十五年延長也
 伯車秦桓公子令狐會在十一年秦又不
 祥者言不善晉晉文在狄納季隗故曰我

之昏姻狄應且憎者言狄雖應命而實憎
 秦無信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也出入
 猶往來睚親也徽要也呂相辭多誣傳言
 命狐盟後秦召狄楚伐晉實秦之失他皆
 罔辭也荀庚代荀首士燮代荀庚郤錡代
 士燮韓厥代郤錡荀罃代趙同趙旃代韓
 厥郤至代趙括郤穀郤至弟欒鍼欒書子
 帥軍帥乘車士麻隧秦地在涇陽縣西
 南不更秦爵名諸侯睦帥乘和敗秦師而
 經不書秦敗蓋文闕侯麗秦地在臨潼
 縣新楚秦地在朝邑
 縣瑕晉地在今陝州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

音茲

求入于犬

去聲

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
 國人盟于犬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駢

武邦 孫叔孫知

嘗鄭地在今鞏縣犬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子駟亦穆公子子如公子班子駘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駘子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犬去聲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匹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欣時字子臧負芻立為成公國人皆不義負芻故欲從子臧

匹請畱也致邑還其食邑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夏衛

孫林父音甫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

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

卒秦伯卒無傳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上聲見去聲孫林

父音甫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孳

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

廿

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匹

雖惡去聲之，不猶愈於匹乎？君其忍之，安民而

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

成叔，甯惠子相去聲。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匹乎？古之為享食去聲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

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納之也。定姜定公夫人，宗卿國之宗臣同姓者。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而八世，不許將匹者，言違大國必見伐，苦成叔卻驥食采于苦，在今

鹽池東，惠子甯殖。詩言君子以禮燕飲，皆思柔德，設兕觥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交于事而無傲慢之心，則萬福來求歸之矣。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子罕為許所敗，鄭伯復伐之。郛，郭也。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而其疆未定。今許以其所封之境與鄭求和。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同捨族尊

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三 成公

古

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憂于懲惡而勸善，非聖

人誰能脩之。

舍族謂不稱叔孫志記也。晦亦微也。婉曲也。微而顯者辭微而義顯。志而晦者序事詳而文則微。婉而成章者曲諱婉辭使得成章盡而不汙者盡言其事而無所汙曲。持此四者書善惡示勸懲。此經為微而顯。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

苦且切以為大去聲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

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同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

亾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鱖音專也，使

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

敢舍音赦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

夫。

成子孔達之孫敬嬖。定公姜衎，獻公必始于未亾人者。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鱖衎之母弟，重器寶器。戚，孫氏私邑。善晉大夫者，備亂起欲以為援。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

乙巳，仲嬰齊卒。無傳。魯有兩嬰齊，均公孫也。前書公孫嬰齊，叔勝子也。此

則仲遂子歸父弟也。遂之立也，已賜氏。故魯人以仲為別，而舊史因之也。遂與行父比而

為逆歸父欲去三桓故遂歸父而立嬰齊以
後仲遂一逐一立皆行父操之也大逆如遂
仍世為卿 尚能國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宋

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

同恭 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

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音甫鄭公子鮑音秋邾人會吳于鍾離

廿五

許遷于葉舒涉切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

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討曹成公討其殺犬子而自立也不及其民者惡不及民稱人示眾所欲執前志古

書聖人應天故達節賢者守經故守節愚者妄動故失節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三成公

七

夏六月宋共同公卒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音遂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老而居申新石楚邑在今葉縣罪謂背

盟數戰

秋八月葬宋共同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

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

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

即帶字為犬去聲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師君臣之訓師所司

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

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

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亾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

廿六

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句騁而從之則決睢溼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華父督之元孫公孫師莊公孫鱗朱曄孫弱公室者新君初立公室弱故殺其黨肥文公子不能正謂不能討蕩澤也二華華元華喜六官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無桓氏者恐元討蕩澤并及六族華元大功謂合晉楚成免宋圍戍桓公會孫有賢名偏不盡也經書宋殺其大夫山去族以示罪也睢水名自今杞縣流入睢州北又東經甯陵商邱夏邑永城入宿州注于泗五大夫畏討

故舍于睢上將出奔淮水涯決壞也五人出奔惟魚石書者獨以告也老佐戴公五世孫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亾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去聲其上子好去聲直言必及于難去聲

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伯宗子驟謂驟殺善人也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謂羣小憎正人常情亦忌勝己者故君子當直而溫庶能保身成事此賢明婦人之言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鍾離楚地在今鳳陽縣東四里始通吳言吳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

遷許于葉舒涉切

葉今葉縣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異也周正建子宜

雪而雨上溫也著木而冰下寒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

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

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
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無傳

內有難外不禮於伯主其至危之也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冬

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

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 公至自會

無傳此伐鄭也以會致者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故以會告也大夫執而歸必致公待行

廿七

父借歸舉公為重故行父不致也

乙酉刺公子偃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

武城楚地在今南陽北汝水出魯山縣至潁州入淮汝陰之田當在今汝州郟縣及

南陽府葉縣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

敗諸洧音勺陂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

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勝宋之與國鄭因勝有喪而伐宋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其族也洧陂夫渠皆宋地不做無備也洧陵宋地在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去聲晉故也

鳴雁鄭地在今杞縣北四十里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間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音鈎耳與音豫往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十三月初一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
 絕其好。去聲瀆齊盟。而食話言。奸音干時以動。而
 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
 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整喪。去聲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

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
 吾所能也。以遺。去聲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
 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
 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同避楚。又
 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去聲戰也。有故。秦
 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去聲軍吏患之。范匄音蓋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音杭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閔，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去聲王卒以舊鄭陳。去聲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躡，合而加躡，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

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一作轅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躡且塵土。上聲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音杭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音芬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初

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蹇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同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杭，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

焉，不可犯也。乃掀許言切公以出於淖。癸巳，潘

尅音汪之黨與養由基蹲音存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

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

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弢他刀切，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

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
 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音韋之跗
 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
 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
 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
 命之辱為去聲事之故敢肅使去聲者三肅使者
 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音羅曰速從
 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
 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蒍翰平胡

亥

曰諜音輅同之同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

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上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同旌於弢中唐苟謂

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

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囚楚公子茂扶廢切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音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三成公

三

之使去聲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

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苦臘切承飲

造去聲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去聲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

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去聲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

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秣馬利兵脩陳去聲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

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

初七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
 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
 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亾君師敢忘其死王使
 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
 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徒回切宣伯通于
 穆姜欲去上聲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去聲告曰請反而聽命
 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同不可

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儆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隕
 以待勝者郤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
 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
 見公

逞快也范文子蓋以厲公無道三郤驕淫
 欲使諸侯皆叛或能懼而脩德士變代荀
 庚佐中軍郤錡代士變將上軍荀偃代郤
 錡佐上軍荀罃以下軍佐居守時郤犇代
 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無帥蓋已罷矣句
 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右尹子辛公子壬

夫也。生厚而德正者，足財則民不入于邪。而物成者，因時則物各底于成。各知其極，無二心也。詩周頌言先王立民，皆得其中。正，烝眾也。敦，厚也。龐，大也。補闕，謂補前時戰鬪死者之闕，內棄其民，德不施惠也。外，絕其好義，不建利也。瀆，齊盟，詳不事神也。食話言信不守物也。奸，時以動禮不順時也。地，在今鄆陵縣。韓戰在僖十五年，惠公執于秦，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死于狄，邲師在宣十二年。荀伯敗于荆，見先君之事。邲者，見先君成敗之事。亟，數也。三疆，齊秦狄壓晉而陳乘其無備。范，勾士。變子，塞井夷竈者。楚壓晉軍，戰道已隘，取井竈之地。以陳師，疏行首，謂疏其行列以寬其地也。王卒以舊言已罷老，不整，謂不整其列。不陳，謂不善為陳。晦為陰盛之時，兵家所忌。蹶

喧嘩也。喧嘩則人各有顧慮，而志不在戰。巢車，車上為櫓，如城之有樓櫓也。伯州犁以前年奔楚，騁走也。虔，敬也。戰禱，請于鬼神。賁，皇楚鬪椒子，宣四年。若敖氏滅奔晉，食邑于苗，在今濟源縣南十五里。復卦震下坤上，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南國蹇，則離受其咎。離為日，陽氣觸地出為射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或曰：此夏商易之繇也。故其占與周易不同。淖，泥也。步，毅也。郤，毅也。欒，鉞也。在君前，故名其父。侵，官謂載公失官，謂去將離局，謂遠其部曲。掀，舉也。潘黨，潘尪之子。躄，聚也。徹，七札者。一矢穿甲七重。呂錡，魏錡也。姬姓，尊故象日異姓卑。故象月，破弓衣，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不敢拜命者。介者不拜，肅揖也。閼蒙，甲冑者，謂近與戎行不能拜而揖以謝寵命。明己不敢安也。謀，輅之者，詐為彼國之人，以精騎

扼其前從之乘而俘以下者從車後登而執之則鄭伯可得熒戰在閔二年鄭大夫唐苟謂石首在鄭君側敗則大辱故曰敗者壹大若苟則不然可以止敵即敗亦不辱國因止死傳言唐苟忠壯知大體楚師薄險迫于險地不能退賴叔山冉養由基以免夫旌謂所見之旌攝飲謂攝侍者不亦識乎謂不忘前言蓐食早食厚餐必飽以聽命穀陽子反內豎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書言天無常命惟德是祐瑕楚地在襄城縣先大夫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君不在軍則功過在將今楚子自在軍故自引為罪而子反亦引罪死壞隕魯地公子偃公子鉏皆成公庶弟是皆君言此皆可為君沙隨朱地在今甯陵縣西六里待勝者言魯侯將待勝者而事之東諸侯齊魯邾莒諸國

十一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弭息也鎮公子謂子臧也諸侯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曹伯已從晉侯盟于戚故曹人以爲無罪遺失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去聲使去聲者而後食

命公如初復欲使逐季孟也督揚鄭地叔孫豹僑如弟師逆以至者必待逆師至而始食也四日不食言其忠于國事使者豹之介

諸侯遷于制田知去聲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

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諸侯遷謂師遷也制田鄭地在今新鄭縣東北武子荀罃鳴鹿陳地在今鹿邑縣西

十三里失軍將與軍相失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

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以曹人重子臧故欲令子臧反而後歸其君不出謂不仕

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亾而已蔑從晉矣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

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上聲仲
 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
 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
 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音扶二人者魯
 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亾之魯必夕亾以魯之
 密邇仇讎亾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犢曰吾為
 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去聲

十二

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
 於魯相去聲二君矣妾不衣去聲帛馬不食同粟
 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
 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
 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
 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犢盟于扈歸刺
 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多門。謂專政者多。不由君出也。蔑。無也。行
 父。季文子。蔑。孟獻子。時守公宮。若邱。晉邑。
 鄆。魯西邑。今鄆城縣。與城諸及鄆之鄆。在
 今沂水縣者。別。親於公室者。親魯甚于晉。
 公室也。僑如之情。謂其淫慝之情。仇。讎。謂
 齊楚。隸。賤官。介。因也。奉君命無私者。不受
 卻。犇。請邑。謀國家不貳者。四日不食。以急
 公。扈。鄭地。在今原武西北。偃。與。鉏。俱為姜
 所指。而獨刺偃者。同謀故也。叔孫豹。聞魯
 人將討僑如。先已奔齊。至是召而立之也。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閔。僑如曰。
 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閔去聲于卿。

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也。立
 于高國之閔。使其位比二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單子語。

去聲

諸大夫曰。溫季其亾乎。位於

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

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伐。功也。溫季。卻至。佐新軍。則位在八。故曰
 七人之下。掩。謂掩在上之功。書言怨惡之
 來。當於未明不見時圖之。今卻
 至。欲顯其功。則明以招怨矣。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

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

會無傳方會伐鄭而楚救至諸侯遂還故以會致齊高無咎出奔

莒 九月辛丑用郊無傳公穀以用郊為譏不時則書九月足矣曷

為言用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

何所用之乎九月非時也用又非禮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無傳再伐鄭而無功恐諸侯怠而不應故仍以乞為名然德不足而徒用眾豈服人之道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據傳諸國圍鄭

故以伐鄭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力之賑市

切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

十七

饗俱縛切且子餘切卒無傳晉殺其大夫郤錡郤

犇郤至 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起居切滑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

子髡頑侯獯乃侯切為質音致于楚楚公子成公

子寅戌鄭

虛滑晉二邑名虛在今偃師東南滑本滑國為秦所滅遂屬晉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滑國故城北宮括成公會孫高氏鄭地在今禹州侯獯鄭大夫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平聲童

至于曲洧

戲童在今汜水縣南四十里。曲洧在今洧川縣。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去聲將作矣愛我者惟祝之又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祝宗主祭祀祈禱之官厲公無道故賢臣懼而求死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柯陵鄭地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首止鄭邑在今甯陵縣諸侯畏楚強故還師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去聲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

十六

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
 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音劬須吉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
 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去聲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

慶克慶封父蒙衣婦人衣人挽車曰輦衛
 門謂之閔鮑牽叔牙曾孫譎責也索客
 搜索姦人公于角頊公子高弱無咎子盧
 高氏采邑在今長清西南二十五里鮑國

牽弟葵傾葉向日以庇其根
 言鮑牽居亂國不能避難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
 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汝水出汝州魯山縣經伊陽裕州襄城汝
 甯至潁川南注于淮汝上蓋鄭楚之界也
 諸侯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初聲伯夢涉洹音桓或與已瓊瑰古同切食之泣

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
 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臙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同暮而卒。

洹水出林縣西北，林慮山中，東流經安陽臨漳西南，達成安縣界，至內黃入衛河。瓊玉，瑰珠也。贈死之物。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壬申，日有誤。狸脈，魯地，在今曲阜西。眾繁，謂凶災散在眾人，不在己也。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去聲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平聲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穀，齊地，在今東阿東二十六里。清，齊地，今堂邑東南。有清城，國勝佐子，使以高氏難告于晉。齊將討國佐，令其子待命于外。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上聲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古毒切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

庚寅正月二十日

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
 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
 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去聲乎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
 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
 作難去聲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聲大
 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同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
 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
 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
 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
 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
 請無用眾公使清沸甫味切魋助之抽戈結衽
 而偽訟者二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三 成公

三

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音杭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

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平聲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匄、士匄、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二十四日

外嬖愛幸者。胥童，胥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胥氏遂亡。夷羊五，長魚矯，皆嬖人。楛，械也。同一轅者，皆繫之車。轅，鄆陵之役，欒書欲固軍以待楚。郤至言：楚有六閭，故曰不從己而敗楚師。楚公子棧、鄆陵戰時所囚者，東師東諸侯之師，齊魯衛也。軍帥不

具謂佐下軍及新軍皆未出孫周晉襄公
 曾孫悼公也受敵使謂楚子問以弓嘗試
 也覘何也先殺謂獵獲王制曰諸侯殺則
 下小綏奉豕將進于公也寺人奄士失其
 民言不得安君位清沸魑亦嬖人衽裳際
 榭講武堂楚語曰榭不過講軍實焉駒伯
 卻錡逃威也者言矯等不以君命來故欲
 逃其威尸謂陳其尸凡殺罪人必陳其尸
 以示眾大夫于朝士于市匠麗氏嬖大夫
 家大戴禮保傅篇作匠黎畜于趙氏者韓
 厥少為趙盾所養八年晉以莊姬譖討趙
 氏厥亦不與黨而避其兵尸主也厥不親
 弑而辭妄誕其
 時風之悖可知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

同導

吳人圍巢伐駕

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

庸滅之

舒庸與舒蓼舒鳩皆處今廬江舒城縣閭
 巢駕釐虺楚四邑巢在今巢縣虺在今廬
 江縣駕釐皆
 在今無為州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

氏胥童道

同導

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晉以郤氏失民胥童
 道亂以討告于諸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

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

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

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

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起居他切 丁

切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去聲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

今日共 同恭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 服本作辛未 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葬于翼東門之外不入兆域也禮諸侯葬

車如生時貳車之數當七乘今以一乘從

者不以禮葬也清原晉地在今絳州稷山

縣東南伯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武公廟

不臣者夷羊五之屬菽大豆菽麥殊形而不能辨言其愚

齊為去聲慶氏之難去聲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

去聲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殺以穀

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子小切

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

弱使嗣國氏禮也

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有朝蓋召入與語而殺之也先伏兵內宮故有師云師逃者眾散而出國佐死以殺慶克其殺慶克自奔圍鄭之命賊圍盧軍佐又以穀叛皆

有可死之道故傳正言之弱勝之弟王湫國佐黨封佐皆慶克子國佐罪不及不祀故傳以齊侯反國弱為禮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

舍去聲已同捨責音以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

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欲無犯時使魏相去聲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

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弟共同恭儉孝弟同悌使士渥濁為犬去聲傅使

脩范武子之法右行音杭辛為司空使脩士蔦

于委切之法一作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

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

時使卿無共同供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

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

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

去聲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

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上聲皆民譽也舉不失

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悼公非嗣子不居喪故朝廟五日而即位

已責止宿逋振廢滯起有德在下者宥寬

也相魏錡子呂宣子也筋士會子彘共子

也頡魏顛子命狐文子也武趙朔子趙文

子也西人先世皆有功故並舉之無忌韓

厥子公族大夫掌教卿之子弟者渥濁士

貞伯子范武子為景公犬傅嘗講求典籍

以脩晉國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文公

時屠擊將右行辛疑是其後如荀林父將

中行其後遂為中行氏也士為獻公司

空弁糾欒糾也校正即周禮之校人知義

言戎士當知節義司士即周禮之司右勇

力之士皆司右之屬如戎右道右等訓之

以共時之義卿無共御者謂卿不設戎御

使軍尉攝其事魏絳魏犢子偃籍談父親

以聽命者相親以聽上命程鄭荀氏別族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大卷一三二成公

三

官以概其餘。不易方者，守其業而不踰。正軍將旅，師旅上下有禮，則不相陵逼。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邾音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

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以三百乘去聲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

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

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若楚人與吾同惡去聲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

不敢貳矣大國無厭平聲鄙我猶憾不然而收

吾憎使贊其政以閔音諫吾釁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

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曹門宋城門也朝邾城郛幽邱彭城皆宋地朝邾在今夏邑縣城郛幽邱在今蕭縣

彭城在今銅山魚石等五人以十五年奔楚獨書魚石者著首惡也惡其恃大國兵

威故書曰復入傳因通言歸國之例國逆

國人逆之復其位使復其舊職也諸侯納

之諸侯請而歸之也西鉏吾宋大夫鄙我

猶憾者以我為鄙邑而猶恨不足也收吾

憎以贊政謂用魚石等以佐其政崇長也披分也夷庚車馬往來之大道彭城為吳晉往來之要道故曰懼吳晉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拜朝謝公朝有禮謂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去聲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語去聲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語語其德政晉悼夫人杞女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音現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築牆為鹿囿八月農功未畢故曰不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薨于路寢得君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

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時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台谷地闕靡角之谷宋地楚畏晉強故回師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

曰伐鄭之役知去聲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

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

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武仲宣叔之子知伯荀罃彘季士魴伐鄭在十七年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起居切杙他丁切謀救宋

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虛杙宋地在今泗水縣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國安適子承嗣五月而葬故曰順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三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三成公

三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四

襄元年 盡九年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諡法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公生四年矣

仲孫

蔑會晉欒黶

音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

鄆

音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

酉天王崩

無傳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

剽

匹妙切

來聘

晉侯使荀罃

音罃

來聘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四

襄公

一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

是為去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

之宋志彭城降平聲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

討二月齊犬子光為質音致於晉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納魚石等則彭城已非宋地春秋不與魚石等專邑叛君又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之宋也彭城降不書賤而畧之瓠邱晉地今垣曲東南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光齊靈公犬子也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

郟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

郟音增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

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荀偃不書非主將徒兵步卒也洧水出今開封府密縣馬嶺山又東過新鄭縣郟水西北來會之即晉敗鄭徒兵處東諸侯齊魯曹莒杞也郟鄭地在今睢州東南援為韓厥援也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

丘

呂留宋二邑皆在今徐州北犬邱宋邑在今永城縣西北三十里此地遠于鄭而近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四襄公

楚疑鄭為楚取之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子宣公因公即位而來得以小事大之禮

冬衛子叔音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

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去聲結信謀事補

闕禮之大者也

闕過也安國利民為禮之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也鄭師

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

辰鄭伯踰古困切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楚為彭城之役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或作與子賂夙沙衛以

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正輿子萊大夫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行稱其諡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音賈以自為櫬初

切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

無所逆婦養去聲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

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

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音皆

楸小葉曰楸梓屬也故中櫬材與琴瑟頌琴琴名猶風琴雅琴穆姜為成公母齊姜為成公妻姑婦也話言善言也見智者而告以善言則無不順于德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神降之福刺季孫不能以禮葬姜氏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

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宗婦同姓大夫妻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東陽齊境上邑在今臨朐東萊在今黃縣東南二十里于東陽為近故城以偪之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

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
七月庚辰鄭伯論古國切卒於是子罕當國子
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
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
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去聲武子曰善鄆之
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
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
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

寡君賴之

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也公言鄆陵之戰楚
子任中目之患由寡人焉可背之暱親也
當國攝君事官命未改言嗣君未親政虎
牢鄭舊邑時已屬晉在今汜水縣西崔子
之言元年次于鄆崔杼有不服之言獻子
曾告知武子滕薛小邾皆屬齊今皆不至
請于齊謂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得
請謂齊人聽命事將在齊者言將伐齊也
城虎牢足以服鄭而罷諸
侯之兵故曰諸侯之福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二月初三

前知武子言將有事于齊故齊懼而帥小國來會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偏謂奪其權言所以致國討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音樞公

至自晉無傳以朝晉至也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檣至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

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

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

于衡山使鄧廖力雕切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

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

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亾楚人

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簡選練也鳩茲吳地在今蕪湖縣東三十里今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永保鄉有橫山橫衡古字通鄧廖楚大夫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駕楚邑在今無為州心疾憂恚成疾

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位而朝伯國時公年六歲

夏盟于長檣

音樞

孟獻子相

去聲

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

初四

敢不稽首

長檣蓋近晉都相相禮也稽首頭至地事天子之禮故晉人辭之介攝也仇讎齊楚也

晉為

去聲

鄭服故且欲脩吳好

去聲

將合諸侯使

士匄

音蓋

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

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

不協乃盟於郟

音外

鄭服在前年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古者列國相稱為兄弟郟水名即時水出

青州府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伏淄所發經博興縣南與小清河會至樂安縣從馬車瀆入海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音蟹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去聲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

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老致仕也嗣繼其職者午祁奚子赤羊舌職子伯華也祁午羊舌赤各代其父之職諂媚也偏屬也商書洪範蕩蕩平正也一官謂軍尉物事也詩言惟有德者能舉其同類之賢

六月公會單頃音傾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雞澤在今永年縣頃公王卿士吳子以道遠多難故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陳患楚侵欲，故求成于晉。袁僑，壽塗四世孫，告于諸侯，告陳服也。陳使大夫來，故亦使大夫與之盟。明匹敵之義。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音杭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音薛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去聲寡人之。」

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音薛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去聲寡人之。」

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反役與之禮食音嗣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

馬士富為候奄

曲梁即永年縣之雞澤行軍中陳次也僕御也其將來辭言將陳其辭狀僕人晉侯之僕御斯司馬言為此司馬用鉞謂斬揚干僕不履而行曰跣古者脫屣于戶外出則履之晉侯急見魏絳故未及履而出也請謂請其無死反役反自曲梁之役禮食公食大夫禮張老代魏絳為中軍司馬士富代張老為候奄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

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

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陳

成公無傳棄楚即晉八月辛亥葬我小君

定姒無傳逾月而葬其禮簡也據傳行父不

然遂簡其禮矣夫不欲以小君禮葬定姒果
公心歟是守典也如私心歟是慢君也觀齊
姜葬亦簡禮則行父
蓋因君幼而慢君耳
冬公如晉陳人圍

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去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實錄卷十四襄公

十一

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亾。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楚師前年秋公子何忌所帥者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今新蔡北知時謂時未可爭今我易之謂改文王而違時言晉力未能服楚受陳非其時也聞喪乃止者軍禮不伐喪故下云大國行禮

十三

穆叔如晉，報知。去聲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音捨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音預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去聲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

為詢咨禮為度音咨事為諷子須咨難去聲為

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知武子來聘在元年肆夏之三肆夏詔夏納夏也金奏擊鐘而奏樂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也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行人掌賓客之官藉薦也元侯八州之伯及與也嘉寡君者嘉叔孫即所以嘉魯君四牡詩言四牡駢駢所以勞行役故曰勞使臣皇華詩言諷詢度所以教人問于忠信以補所不及故曰教使臣咨親問親故咨禮問禮宜咨事問政事咨難問患難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君長上聲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去聲己樹六槨於

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

蒲圃之槨季孫不御同君子曰志所謂多行

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定妣公母也槨親身之棺虞反哭之祭季孫以定妣賤故不備禮匠慶魯大匠不以夫人之禮葬是慢其母則不能終事其君故曰不終君蒲圃場名季孫樹槨將自為槨略不以道取也御止也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

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
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
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
借助焉晉侯許之

聽政聽受貢賦多少之政郟姒姓小國今
嶧縣東八十里有郟城屬欲以屬魯使助
出貢賦官命晉官徵發之命晉于諸侯之
賦使司馬掌之故曰無賦于司馬闕不共
也借助借郟
以自助也

楚人使頓閔去聲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閔伺其隙頓姬姓
國在今商水縣

十五

無終子嘉父音甫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
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
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
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
羿音詣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鉏仕居切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

因熊髡

苦門切

龍

莫邦切

圍而用寒泥

仕角切

寒泥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

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去聲

泥行媚于內而施

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

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

音詮

將歸自田

家眾殺而亨

同烹

之以食

同飼

其子其子不忍食

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

音革

氏泥因羿室生澆

五甲切

及豷

音殪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

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平聲

處豷

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才忍切

以滅泥

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直呂切

滅豷于

戈有窮由是遂亾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

犬

音泰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苾苾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

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

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

音悠

牡武不可重

去聲

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去聲

田故魏絳及之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在薦切居貴貨易音異土土可賈音古焉一

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戎狄

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同悅使魏絳盟

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無終山戎國今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嘉父其君名孟樂其使臣莊子魏絳也夏訓謂夏書有窮國名在今英山縣其國門謂之窮門后羿夷氏有窮之君善射者夏之

十六

方衰謂大康之世鉏在今滑縣即宋城鉏

地羿代夏而自立當仲康卒子相立之時

淫放也武羅等四子皆羿之賢臣寒國名

今濰縣西南三十里有寒故城伯明寒君

名靡夏舊臣有鬲氏國名在今德平縣東

北一里因羿室謂就其妃妾斟灌國在今

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尋國在今濰縣西

南五十里二國皆夏同姓諸侯過戈二國

名今萊州府治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

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闕有隙地焉曰出

戈錫是也燼餘民也猶燒薪之餘少康夏

后相之子后杼少康子泥因羿號曰有窮

故至此始凶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虞

人掌田獵之官九道九州之道荐居謂聚

居聳懼也頓壞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恨發切救郕侵邾

同治八年謹遵

二事實本卷十四襄公

五

敗於狐駘音台國人逆喪者皆鬢側瓜切魯於是

乎始鬢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

我君小子朱或作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

於邾

臧紇武仲也狐駘邾地今滕縣有狐駘山鬢以象麻與髮相半結之喪多不能具凶服僅鬢而已公幼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以為朱儒狐駘之敗不書時公在晉出師非公命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

秋大雩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

鄆人于戚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楚公

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以救陳至善救陳也辛未季孫行父音甫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如晉得屬鄆前年邾莒伐鄆臧紇出救明公不在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周卿士戎侵陵周室故愬之于晉晉以王叔有貳心于戎失奉使之義故執之而使告于周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子國穆公子名發子產父也鄭僖公初即位使卿聘于諸侯

穆叔覲鄆犬去聲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

豹鄆犬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覲見也既屬鄆故見其犬于于晉以成之巫受命于魯與豹同往故經不書及比巫

于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去聲晉人將為去聲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

雞澤會在三年吳不至今來謝晉使魯衛先與會告以諸侯之期善道吳地在今盱眙縣

秋大雩旱也

雩祭以夏祈雨秋旱亦得脩其禮凡經書非時之雩傳必釋之日旱也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四襄公

七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

謂楚共同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他頂切

我心扃扃工迴切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討治也陳叛因子辛侵欲傳言共王不素明教令又不能早察之失用刑之道詩逸

詩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謀事不善當集賢人以定之己則無信者謂助

宋魚石背盟弃好敗于鄢陵殺人以逞者謂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也書言信成而

後有功允信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

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蓋不以盟告廟鄆近魯故欲屬之以助貢賦莒伐而魯不能救

恐大國討仍乞還之故戚會復列鄆人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去聲陳矣楚人

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去聲而疾討陳陳近於

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

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

會于城棗以救之

子囊公子貞改行改子辛所行疾急也成陳備楚也城棣鄭地今陽武縣北有古棣城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去聲公在位宰庀匹婢切家

器為葬備無衣去聲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平去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去聲三君矣而無私積去聲可不

謂忠乎

公位阼階西向庀具也器珍寶備甲兵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

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無傳杞小而遠以婚姻之故會其葬

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

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來未嘗書名桓公與成公三同盟始赴以名而書之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上聲相優又相諷也

子蕩怒以弓楛音鳩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

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

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

上聲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狎習也優戲也子蕩即樂轡以張弓貫其頸若手之有械然華弱為司馬故曰司武見桔言其懦不足勝敵也幾日而不我從言數日亦當見逐子罕不記射門之怨善之如初為之蓋失掩罪

秋滕公來朝始朝公也

公即位後始來朝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助魯出貢賦遂恃魯而不設備故莒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狐駘之怨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亾鄆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

魯人既請屬鄆又弗能庇以至覆滅故晉人來討季武子行父之子季孫宿也初嗣為卿故往見大國謝亾鄆而聽命請罪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十四 襄公

三

之環如字又音患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

未王湫子小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同恭公浮柔奔棠正

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

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于郟音倪高厚崔杼定其田

恃謀恃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鄭子國來聘在五年堙築土稍高而前以附其

城又環城設渠堙以附女牆皆攻也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王湫本齊人于成十

八年奔萊正與子萊大夫棠萊邑今卽墨縣南八十里有棠鄉無字桓子陳完元孫

襄宮襄公廟郟卽小邾國都在今滕縣東六里高厚高固子定其田謂正其疆界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秘 秋季孫

宿如衛 八月螽無傳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父音甫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

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于軌切 鄭伯髡音坤 頑

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七報切 陳侯逃

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

以公初即位而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后稷周始祖教民稼穡者故祀以配天而祈農事啟蟄在夏正寅月

南遺為費音秘宰叔仲昭伯為隧音遂正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在今費縣與費片父之費在今魚臺者別南遺季氏家臣叔仲昭伯惠伯之孫隧正遂人掌諸遂之政令出徒役者費邑初成季氏專政之始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故不能及時報聘非有貳心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癘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去聲仁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

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七南切和為仁如是

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

夫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將使代為卿也詩言欲早行而畏多露之濡以喻行必以禮又言在位者不身親其事則庶民必不信從無忌穆子名起無

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士嘗以好仁稱起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言君子之思恆不出位而又求正直之人與之為理則神順其行而助以大福正直正己心正曲正人曲與德合為三謂之參和言起有此三德可以立之掌公族大夫者使為公族師長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

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

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音詮

容穆叔曰孫子必亾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亾

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必折。烏摩切。蛇，音遺。委蛇，謂

拜武子緩報非貳之言。孫桓子盟在成三年。禮君先臣升階一等。今孫子與魯君同登。少安徐行也。悛，改也。委蛇，順從貌。詩言人臣自公朝退食，委曲以順乎禮。若以橫道為委蛇，則其人必將毀折。不能終其職位，衡橫也。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鄆，鄭地在。今魯山縣。

鄭僖公之為大音泰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

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

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去聲。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七報切，子駟使賊夜弑

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

立之。

子豐，穆公子。鄭僖元年，魯襄三年也。鄆，鄭地。鄭人以瘡疾赴。春秋因赴告之文書之。簡公，僖公子。時方五歲。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

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

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二慶陳大夫為政者公子黃哀公弟懼有二圖者言將背君從楚陳侯逃歸鄆會所以不書救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無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舊史無弑文雖削其葬無以明討賊之義也

鄭人侵蔡

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

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無傳公在晉數月矣

不列於會畱之何為若謂不敢煩公則鄭伯固在會矣名曰優公而實少之以為會公不

如其會宿也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脩霸業故朝以聽朝聘多少之數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

去聲

之夏四月庚辰辟

音璧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孫擊孫惡出奔衛

辟罪也加之罪而殺之二孫子狐之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鄭欲求媚于晉故侵蔡不書蔡師敗者第以獲來告子產子國子公孫僑也不順者不順眾而喜大命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

二十七

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邢邱晉地在今懷慶府東南七十里晉悼復霸命諸侯以朝聘之數難煩諸侯使諸國之大夫聽命于會春秋以晉侯有德義可尊故退諸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

莒既滅郕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矯居表切子展欲待晉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
 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音舒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
 帛待於二竟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
 害民不罷音皮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矣五會
 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
 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
 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
 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
 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
 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匹賢切告
 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
 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
 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

二十八

曰女同汝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同憑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亾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音扶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去聲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音簡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子孔穆公子公于嘉子驕子游子公孫薑子展子罕子公孫舍之逸詩言黃河千年一清人壽短不能俟喻晉不足恃兆卜也詢謀也職主也言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而無可成之功二境謂晉楚之界五會謂三年雞澤五年戚城棣七年鄆八年邢邱親我謂晉鄙我謂楚以鄭為鄙邑杖莫如信言國有信猶人有杖詩言謀甚多則是非亂而無就出言者眾則無人任受其咎匪彼也行邁行路之人言如彼不善謀者謀于行路之人是以不得于道眾無所從伯駢晉大夫翦盡也夫人猶人人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匹妙切又披表切有梅季武子曰

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去聲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如字又去聲。勾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拜公今年春朝晉，賦標有梅，標落也。梅實熟則落，女色盛則衰，吉士求之，宜及時。意欲魯及時助晉討鄭，臭味謂同類。賦角弓，取兄弟婚姻無相遠。賦彤弓，取諸侯有敵愾之功，天子賜以彤弓，欲晉繼文公之業。城濮役在僖二十八年，守官之嗣，言其祖

父為先君職守之官，己為其嗣，此彤弓為晉侯受之，與文四年甯武子不受彤弓同知禮意。

經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

姜無傳四月而葬，速也。穆姜為行父所幽，以死，蓋假義以逞其私忿而成襄兩公無能變焉。君弱臣強，一至此哉。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平聲 楚子伐

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

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音本掘音日

具綆音梗缶備水器量輕重蓄一作畜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匹婢

切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造庀刑器亦

如之使皇郎音云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

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

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一作

庸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

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

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音畫以出內音納火是

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音過

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去聲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許斬切必始

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

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三十日

樂喜子罕也為政為備火之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也大屋不及徹故塗以水泥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四襄公

三

畚草器。搨木器。皆以盛土。缶汲器。縷其索也。水器。盆。鬻之類。量輕重。計人力所任。巡行也。丈。度也。謹守戒備。恐因災作亂。表。火道。表道以行。火使不旁灼。華。臣。華元子。時。為司徒。使作徒役。以聽命。隧。正。遂。人也。使納郊野。保守之。民。從。火。所。到。而。救。之。華。閱。亦。華。元。子。時。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所屬之官。向。戌。時。為。左。司。樂。遄。時。為。司寇。使。藏。刑。器。與。刑。書。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校。人。也。工。正。巾。車。也。出。車。馬。以。避。火。備。甲。兵。庀。武。守。者。出。甲。兵。于。武。庫。以。備。非常。西。鉏。吾。時。為。大。宰。庀。府。守。出。故。府。所。藏。六。官。之。典。司。宮。內。小。臣。巷。伯。寺。人。也。使。儆戒。宮。人。二。師。左。師。右。師。鄉。正。四。鄉。之。大。夫。天。火。為。災。當。徧。祀。羣。神。祝。大。祝。宗。宗。人。用馬。祭。城。以。禳。火。城。積。陰。之。氣。也。盤。庚。殷。十。九。代。王。宋。遠。祖。也。士。弱。士。渥。濁。之。子。晉。侯。言。知。有。天。道。者。蓋。先。聞。人。言。宋。當。災。也。火。

正。主。火。之。官。歿。而。為。神。配。享。火。星。季。春。鶉。火。昏。在。南。方。則。出。火。季。秋。大。火。伏。在。日。下。則。內。火。鶉。火。柳。星。張。之。次。大。火。心。星。也。闕。伯。高。辛。氏。之。子。昭。元。年。傳。曰。遷。闕。伯。于。商。邱。主。辰。為。宋。星。其。後。契。孫。相。土。代。闕。伯。居。商。邱。為。宋。之。祖。值。大。火。星。之。分。野。闕。猶。數也。商。人。歷。見。禍。敗。之。起。必。始。于。火。宋。為。商。後。故。先。知。之。國。亂。無。象。者。言。國。若。無。道。則。災。變。亦。殊。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
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三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

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去聲於亂，固在下位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

而害身，不可謂利。奔位而媮戶交切，不可謂

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東宮別宮也。穆姜有淫行，幾致廢立之禍，故遷于別宮。艮之八者，賈逵及鄭康成以

為周易用九六連山歸藏二易則用七八

春秋時兼用夏殷之易，故所占如此。七為

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史言是謂艮之

隨者，以艮八為不利，故以周易占變爻而

得隨，隨卦非艮止之象，故曰隨其出也。凶

無也。史既據周易，姜亦以周易占之，不可

誣者，言有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無此

四德，終不免咎。在下位者，婦人位卑，媮淫

也。一說艮之八，即艮之隨，蓋初六八二九

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變，獨二爻不變，是謂之隨而占八二也。

秦景公使士雅苦田切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同治八年謹遵

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去聲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

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士雅秦大夫類能任所能不失選所選舉皆賢人讓於善讓善於己者不失守各善于其職競于教者遵上教令種日農收日穡不知遷業者不相雜而有恆心時晉知罃將中軍范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所用皆得其人諸臣交讓勤于職守故不可敵武城楚地在今信陽東北二十里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音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

閏二月朔日

樂厲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郟音倪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

備盛音成餼音侯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責音生

切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

猶愈於戰暴音入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

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

輒公孫薑輒邁切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

從去聲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平聲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

土利夫婦辛苦墊丁念切隘於懈切無所底音旨告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卷十四襄公

三

初三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
 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
 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
 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
 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伐鄭討從楚也魯齊宋三國從中軍鄭門
 鄭東門衛曹邾三國從上軍師之梁鄭西

門名滕薛二國從下軍杞邾二國從新軍
 行栗表道之樹師于汜者軍還皆聚鄭東
 汜在今襄城脩器備具軍器戰備餼乾食
 歸老幼示將久駐師時諸侯已取虎牢故
 使軍中有疾者居養肆膏赦過也圍鄭不
 書者未成圍而鄭服自脩器備以下六事
 皆號令之詞中行獻子荀偃也恐師還鄭
 復從楚欲待楚來與戰知罃言三分晉四
 軍與諸侯之銳師迭出逆楚則晉軍有更
 代不疲而楚敵暴骨戰骨也艾止也戲即
 戲童鄭地今汜水縣南四十里有浮戲山
 門子卿之適子載書盟書介閒也亂以要
 之稱兵要盟也墊隘委頓也底至也子駟
 亦以所言書於策故荀偃欲改載書昭大
 神要言告神明
 為要誓之言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

亥門其三門閏月

讀作門五日

戊寅濟于陰阪侵

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盟戲後鄭猶未服故復伐之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門之門五日三門十五日

日其十六日則戊寅濟于陰阪也陰阪者洧水東經洧川縣西水有梁焉陰口者洧

水口水經注云水南日陰口者水口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

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

子冠

去聲

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

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

音灌

享之禮行之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音挑

處之今寡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

焉禮也

沙隨會在成十六年一星終謂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古者國君十五生子禮必冠

而後娶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十二可行冠禮也裸享以鬱鬯酒祀先君金石鐘磬

諸侯以始祖廟為祧成公今衛獻公會祖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蟻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音涓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音疲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楚伐鄭鄭與晉成也質誠也瑞符也蠲潔也中分鄭城里名罷戎楚大夫莊夫人共

王母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去聲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初四

施舍施恩舍役也輸盡也無困人謂民無匱乏無禁利謂澤梁無禁行禮讓則無貪民祭以幣則不用牲賓用特牲則無牛禮皆崇儉也器用不作不製新者車服從給謂取給事而止三駕謂十年牛首十一年尚其年秋鄭東門自此鄭遂服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四

卷之三